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張文忠公全集

(三)

張居正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文忠公全集

(三)

張居正撰

國學基本叢書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一

答列卿毛介川

今之士大夫冠纓相摩踵足相接一時號爲交游者蓋不少矣然而未必皆可與之言也可與之言矣猶未可與之微言也可與之微言矣猶未可與之不言也若夫目擊而道存無心而冥解者若僕與翁蓋庶幾焉僕每一相見卽頽然嗒然若遊太虛而涉廣漠者不知翁之洗我以德耶豈亦僕之鄙樸任率有當於翁之心相薰相忘莫知所以然而然耶旌麾漸遠悵望爲勞惟此一段精神相期於形神之外者則固非地所能限耳承翰教瞻戀彌增南中會楚侗丈幸言僕與翁所以相與者如此

答南中提學御史耿楚侗

去冬賀道長至得翰教會有大行之事哀悼卒卒不及裁答進香使至伏承訊及感慰別諭云云俱盡事理其間有未及舉行者推公之意次第行之僕以淺薄驟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酬主恩而慰知己者惟虛平此心不敢向人間作好惡耳至於轉旋之機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責望素深或不能盡如其意然亦不暇顧矣高明以爲何如

答中丞洪芳洲

鄙人辱公之愛有年矣頃者因緣際會驟陟崇階聖主念甘盤之舊不棄簪履元翁垂接引之慈無遺營

崩。深惟譴薄。任過其才。夙夜念之。若爲稱塞。惟當堅平生硜硜之節。竭一念縷縷之忠。期不愧於名教。不負於知己耳。然切劘之益。實在同心。將伯助予。幸毋遐棄。熊廉憲旋草草附謝。厚惠概不敢當。謹用納璧。知公素諒其狂直不罪也。

答總督魏確菴

承示邊圖。既詳且覈。劬勤之略。於此亦微見其緒矣。敬服敬服。近聞虜欲西犯。今士馬之力。萃於薊矣。如不得志。必將東逞。願公嚴備之。

答宗伯董澤陽

僕以譴薄。獲依日月之末光。猥從末階。驟躋三事。束櫨作柱。用荷爲梁。庸愚之人。猶將嗤之。況高明耆碩如翁者乎。乃辱不鄙。遠賜問賀。獎借過情。重增其愧。至勉僕以作者之事。尤不敢當。古人以行誼文章兼顯於時者。世不多見。明興二百餘年。名世之輔。專門之彥。凡幾作矣。而一代文章。猶未能追踪古昔。乃欲責之於椎魯人。詎能耶。若使以其硜硜小人之守。惓惓納誨之心。朝夕俟衰職有缺時。用一縷補之。以仰答隆遇。而免於罪戾。或庶幾耳。冉氏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惟翁學綜墳典。冠絕等倫。海內士孰不望之以爲宗主。誦之以爲軌範。今天子誠不欲興禮樂則已。如欲稽古禮文之事。以潤色鴻業。發揮典籍。則舍翁將何之焉。願努力自愛。弓旌之賁。當有日也。令郎奇才久屈。誠有遺珠之嘆。茲旋草草附謝。辱惠過腆。愧不敢當。謹領綾絹二事。餘壁上。別具侑柬。統惟鑒原。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沐國公者素不相知。自去年以來。屢次寄書。俱有重禮。僕屢峻卻之。并其書亦未敢拆。恐此等事。皆其從人所爲。其主不知也。丈會間語次。煩爲道鄙意。其諸未受禮儀。亦宜稽查。毋爲乾沒。再惟世臣之道。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長保爵祿。廣交行賂。徒爲誑騙者之資耳。況今朝廷清明。倖途斷絕。如有違犯。雖親不宥。天威赫赫。誰敢干之。以貨求全。恐不能也。渠若有知。亦可以此警之。亦誘人爲善之一端也。伏惟留意。餘無言。

答兩廣督撫張元洲

廣事不意披猖至此。諸將所領兵船。亦不甚少。乃見賊不一交鋒。輒望風奔北。何耶。將不得人。軍令不振。雖有兵食。成功亦難。故紮四敗。將於闕下。不重懲之。無以示警。諸凡調處兵食事宜。似宜少破常格。乃克有濟。公若有高見。宜亟陳本兵。當爲議處也。元老去。百務劬勩。冗不多及。

答少司馬楊二山

比來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中有識者。雖心憂之。而不敢言。僕不揣淺陋。妄有所陳。猥辱高明。特垂鑒獎。感謝感謝。賈生有言。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豈不爲之寒心哉。今遇清明之朝。常改絃之會。而不相與勵翼協力。共圖實事。猶欲守故轍。驚虛詞。則是天下之事。終無可爲之時矣。來教謂自今祇論事功。以爲黜陟。凡稱清稱高談元。及議論無實者。一切斥之不顧。旨哉。旨哉。言乎。

與中丞孫淮海

比者冒昧。妄有論建。辱獎譽過情。深以爲愧。大廈之成。非一木之幹。僕旣已唱之矣。尙賴一時賢士同心。

和之庶克有濟。奈何人心玩愒已久。溺於故常。蔽於私意。雖心知其當然。而終不能踴躍以趨赴也。今惟積此真意。漸次薰蒸。假以一二年。庶可少變。但僕以病軀。久欲棄人間事。恐不能從容以需之耳。辱道誼知己。輒盡其愚。

與參議高廉泉

前有小柬。托趙太府人將致。諒登記室。張文簡公繼夫人祭葬。已經該科參駁。僕懇之於禮曹。始得題覆如例。蓋其中亦稍有未順故耳。張使回。附此。諸惟鑒原。

答張中翰仰峰

感文至。始知有太夫人之變。悽感悽感。卹典該科以例欠合。參駁區區懇於部中。始得之。使旋附復。厚惠概不敢領。輒用歸璧。統惟亮原。

答司馬楊二山

今秋邊烽無警。亭障完固。公之功當爲諸鎮之冠矣。徐君條議馬政。鑿鑿可行。而公止據原議。輒與轉聞。略無增損。視人之善如己之善。此尤見公之襟度恢闊。非世之沾沾有己者可比也。敬服敬服。

答廣西熊巡撫

辱翰教。知廣事已有次第。山賊多所斬獲。公之威望已著。盪定可預睹矣。但聞該省軍儲甚乏。昨與部議。量發帑銀以濟之。往年勦閩寇。發銀二十萬。今廣中應解錢糧已奏留。而川浙又可責償原貸。今擬半閩中之數。似宜足用。期使炎荒之民。知朝廷軫念之殷。不以遐遠而或遺也。頃科中建論。欲更置督府。代者

尙未定。先此復。

答中丞梁鳴泉

恭喜令望益隆。崇階伊邇。欣慰之悚。良不可喻。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浮議漸省。實意漸孚。鄙人疏發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幾可望。但不知後來何如耳。

答御史顧公曰唯

辱揭示領悉。惟公端亮之節。冠於臺表。比者。一二注措。尤協輿情。太阿發硯。虛以運之。遊刃有餘地矣。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李石翁寬和沈靜。幹握機衡。僕亦竭其駑鈍。以共相疏附。詩所謂伯氏吹埙。仲氏吹簫者。或庶幾焉。

答馬總兵

今歲秋防無警。貴鎮又有此奇功。足下赤心報國。功冠諸邊。於僕亦有光矣。幸努力功名。朝廷自有大爵賞。一切事體。不必過慮。如有難處之事。一一說來。僕自有處。

答薊撫劉北川

今歲秋防無警。雖國家之福。然亦督撫諸公。先聲之所震疊也。欣慰欣慰。承示易將請兵數事。皆於邊備有裨。容與本兵。卽爲議處。薊鎮有沈痼之疾。非旦夕可療者。惟本之以實心。鎮之以沈靜。審處機宜。弛張並用。需以歲月。庶可成功。顧前此爲浮議所眩。使當事者不得展其所長。私心每憤恨之。數月以來。覺士習人情。少異於昔。實意潛孚。浮言漸熄。來教所謂牽制譏讒者。自今可毋慮矣。望努力功名。以慰注想。咸

帥才略。在今諸將中。誠爲希有。幸公以道眼觀之。

答河道巡撫翁見海

僕不肖。竊抱敬賢之心。如公之高節宏猷。則尤私心所嚮慕者。理漕特借以爲簡畀之地。不久勞也。辱示疏沁道衛分渚上源。誠爲急務。但渠初成。應難再舉。俟休養生息。二三年後。物力稍舒。當卽計之。若此圖獲就。實國家萬世之利也。

答廣西熊巡撫

往者冒昧。妄有所陳。誠激於時弊。不得已也。公不以爲狂且愚。而辱賞許之。感甚感甚。詩不云乎。唱予和汝。僕旣唱之矣。尙賴中外諸賢同心共和。庶克有濟。不然。將並鄙言亦屬之議論矣。海賊據閩中報。謂已盪盡。恐未必實。然要之其勢已敗。殄滅有期矣。

答南祭酒姜鳳阿

聞公振鐸南雍。教先行實。卽大疏所陳。亦可見其梗概。而推轂處士。尤於風教有裨。已下部議覆矣。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前聞道體小違和。無任懸念。今想勿藥矣。近日處分戚帥。誠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頃會霍司馬云。公本欲論郭琬。則屬者之舉。似亦與高見懸符。且事權歸一。法令易行。兵不遠索。浮議自省。假之以便宜。需之以歲月。薊鎮之事。亦未必不可振也。但以總理體面比之。鎮守爲優。今旣易銜。則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雖重。而禮則少損矣。昨本兵題覆。慮不及此。不知公議疏中。亦可爲一處否。如不可處。則於常禮之外。少

加優借以鼓舞之。又本兵疏以巡關御史監軍。此言大誤。蓋戚帥之請監軍。謂於本鎮之外。別練兵五萬也。今既爲鎮守。有地方之責。則巡關御史何事不可督察。又何必更爲監軍名色以撓之哉。公於議疏中。幸婉詞以破其說。至於射打一事。極爲虛文。其中情弊可笑可恨。今但以訓練之實責之戚帥。如有不效。巡關御史得論劾之。固不必襲此故套虛文爲也。又鄙意謂南兵既不可取。鎮兵或不足數。必須聽其召募。庶可充伍。且訓練若成。則老弱可以漸汰。援兵可以漸減。又不苦於供億之繁矣。兵不貴多而貴精。李抱真在澤潞。以二萬人雄視山東。豈在衆哉。

又

戚帥以總理改總兵。誠爲貶損。緣渠常僕以書相問之時。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倉卒題覆。故處之未盡其宜。然及今尙可爲也。望公於議疏中。委曲爲言。不但體面降抑。爲下所輕。且督撫標兵。皆欲付之訓練。若不兼總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書於閣中二公。及虞坡思齋。僕得從中贊之。更易爲力也。倘得如意。當於勅書中增之。其關防當改鑄矣。昨議增築敵臺。實設險守要之長策。本兵卽擬覆行。但據大疏。謂一臺須五十人守之。則千臺當五萬人矣。不知此五萬人者。卽以擺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別有增益乎。聚則乘垣者無人。增則見兵止有此數。不知又當何處也。又四面周廣。才一丈二尺。雖是收頂之式。度其根腳。當亦不過倍此數耳。以五十人周旋於內。一切守禦之具。與士卒衣糧薪水之類。充牣其中。無乃太狹乎。便中仍望見教。萬萬山東民兵。徒有征戍之勞。而無戰守之益。若折解工食銀兩。則一歲中。卽可得十餘萬。以此十餘萬之貲。召募土著精壯之人。便可得勝兵五六千。比之千里遣戍。功相萬矣。僕久懷此意。

未有以發。公熟計其便。再疏言之。何如。凡僕所白。皆密要語。故不敢令人代書。極知草草。

答某巡撫

辱示大疏。俱於邊屯切要。已下所司。次第題覆。公以正氣直道。董正官邪。緣此見嫉。亦誠有之。幸太宰知公最深。三至不惑。萬無足慮。

答閩中巡撫

廣賊猖狂。蔓延閩地。當事者張皇奏捷。本兵據揭題覆。遽行賞賚。俱爲大謬。辱示大疏。讀之使人憤恨。頃該科亦以爲言。向後當別有處分也。差人旋草草附復。外新刻文苑英華。有便幸惠寄一部。冗不多及。

答湖廣李布政

遠辱華翰。感荷厚情。大惠概不敢領。輒附差人壁上。趙守自處慎抑。不敢遽抗禮於諸公。昨銓部訪知其未履任。而卽繳憑。故行查耳。今聞兩院已有定論。上下相安。實地方之幸也。承諭及并此以復。餘惟鑒原。

答奉常羅月巖

往令弟春元及鎮山公差人。茲因洞巖至。三辱華翰之及。感悉垂念至意。近來士習人情。紀綱法度。似覺稍異於昔。實自小疏發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既已身荷重任。義當直道正言。期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追恤其他。執事久困流言。今公論稍定。賜環有期矣。

答憲長宋陽山

自丈從閩中解歸。久不聞問。然此心實不能一日忘也。比者。激於時弊。不得已妄有所陳。近來士習人情。

紀綱法度。似覺有異於昔。實自小疏發之。然以公之亮節宏才。久困流言。僕不能刷而振之。蔽賢之咎。必不能追矣。別楮所云。往亦略聞其概。行當與李石老圖解之。譜帙實已遺失。有便再寄一通。當踐宿諾也。

與薊遼總督

薊中事。公所措畫。咸極精當。本兵一一題覆。初亦有一二異同之論。僕據事理譬解之。今皆帖然矣。戚帥復總理。不載議中。諒公有難言者。已據部疏。擬特旨行之。卽有言者。無足慮矣。但乞諭意戚帥。努力功名。以答羣望。僕亦與有光焉。

與兩廣總督

賊起已有端。公不待其潰裂而早圖之。策之得者也。此中是非甚明。無煩自白。今南方之事。一以託公。幸益殫忠猷。以慰輿望。乞身之舉。非所敢聞。

與廣西巡撫

惠州之變。傳聞甚駭。廣事猖披至此。日夕懷憂。帶川至。幸與之熟計。積弊之餘。非破格整頓。恐不能濟。有常言者。宜卽疏聞。僕當從中力贊之也。新任陳憲長名瑞者。頗練南中事。公試與籌之。何如。

寄太宰吳望湖

知賢而不能薦。去而不能留。孔子所謂竊位者也。公雖欲遂其高志。僕輩將何以追竊位之譏哉。其懇留公者。不獨以爲國家。亦以自爲也。

與薊遼總督撫

薊事仗公雄略。有漸振之勢。慰甚。入衛之師。疲於奔命。人人以爲不便。然而終不可裁者。勢誠不能也。大疏已明。無容復議。戚帥不知近日舉動。何如。折節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實效。坦懷以合睽貳。正己以振威稜。乃渠今日最切務也。相見幸一勉之。

與兩廣熊督撫

惠州之變。或言城已陷矣。遊聲噂。至不可聞。僕日夕以此爲憂。頃得捷音。無任欣慰。至於不自爲功。而歸之虔鎮。尤見無我至公。然公之功。亦自不容掩也。陸寇旣除。自此可專意海上。帶川至。幸與之熟計。事有常言者。宜卽疏聞。僕當從中力贊之也。新任陳憲長名瑞者。頗練南中事。試與籌之。何如。

答奉常劉小魯

辱翰示。知道從已。至留都。慰慰。公雅致高懷。僕所深諒。昨曾見臺告歸提督有缺。銓司欲擬公調補。僕再三力止之。蓋知公之不樂驟徙。用成高致焉。有便可致書於選君謝。且止焉可也。區區淺薄。無補於時。欲去不能。欲留不可。又值老母南歸。情懷愈惡。人旋附此。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遠辱翰貺。感荷厚情。滇事部覆。具如尊指。但通道馬湖。蜀中士大夫。咸以爲未便。俟其論定。當有處也。

與薊遼督撫

承示虜賊聚兵。及三路入犯。恐屬未的。何者。虜若大舉。必不止於八千一萬。審欲大舉。亦必匿形斂翼。豈肯以三路之說。明告於人。且今天氣漸熱。虜馬已弱。零騎往來。難保必無。若欲深入。恐非其時。雖然。不可

不過爲之防也已告於本兵俟有的報卽行調遣。僕近訪得薊鎮軍糧有關支於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甚以爲苦。夫以數口之家仰給於一石之粟。支放不時。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於數百里之外。往返道路。雇倩負載。費將誰出。是名雖一石。其實不過八九斗止矣。況近日又有撫賞採柴等項名色。頗出其中。如是欲士皆飽食折衝禦侮。能乎。聞舊制各區隨在皆有倉口。該官守支。今各倉廩或頗圯壞。而其制猶有其官猶在。獨不可併廩修理。就近坐派乎。此事不必疏請。但與管糧郎中一計處可也。

與薊遼督撫

向有人告僕云。戚帥求望大過。志意太多。雖公亦甚苦之。故僕以爲問。今奉來教。知昔之所快快者。徒以削其總理舊銜耳。今旣力爲光復。更將何求。近屢得渠稟帖。極爲感奮。頗務收拾人心。漸圖實事。仍望公時時教督之。雖然。僕何私於戚哉。獨以此輩國之爪牙。不少優假。無以得其死力。今西北諸將如趙馬輩。僕亦曲意厚撫之。凡皆以爲國家耳。縷縷之忠。惟天可鑒。若此輩不爲國家盡力。是負天矣。郭琥之賢。誠如來教。卽召至。面諭以公相知之意。嗟乎。人誠難知。知人亦未易也。

與應天龐巡撫

辱示條議。鑿鑿可行。敬服敬服。國用出納之數。計部每季具題。歲終又總報。雖未會計成錄。而其數亦明。但朝廷未嘗加之意耳。今邊費日增。計每歲所入之數。尙少銀百四十餘萬兩。民力已竭。費出無由。日夜憂之。不知所出。奈何。奈何。公峻節清望。冠冕一時。頃大察。雖有一二欲肆流言。而竟無間可入。精鏐在冶。百鍊愈光。願公自信益堅。勿起疑障也。

與湖廣巡撫

屢辱翰示。已一一具復。近聞施州兵備。決當裁革。乃李僉憲亦自以爲當裁。則輿論可知矣。部中已停缺不補。幸早具議。以便題覆。

答湖廣雷巡按

辱翰示。知道從已。臨楚地。無任欣慰。茲有一事請教。施州兵備。舊無此官。偶以鄰境小寇。謾爾增設。今地方事寧。此爲剩員矣。夫官多民擾。供億費煩。姑未敢論。且分巡荆南道。原控制蜀之瞿塘。如得其人。何事不舉。乃舍其專職而另設官。於事體便乎否也。今李僉憲已陞銓部。停缺未補。俟兩院具題。卽議省矣。惟裁之幸甚。

與薊鎮督撫

西北邊患。無大於板升者。朝廷宵旰西顧。屢廛諭問。僕輩謬膺重寄。主憂臣辱。不敢不以爲慮。但審彼量己。圖之甚艱。又前奉翰教。謂道遠隔河。難於進取。妙算蓋籌之已熟。卽趙帥亦自謂難圖。故不敢復言取之之計。獨招降一節。元年詔書。如李自馨等。明許其歸順。又本兵題准賞格。及近日見行事例。皆布之遐邇。傳之虜中。非所謂始禍而開釁也。昨偶因趙帥。以李自馨手帖見寄。竊以爲自馨等來歸之意。其誠僞固未可知。但朝廷有詔招降。則又不可謾然不爲之所。故面付趙帥。使密圖之。且戒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忽。蓋正恐其輕舉妄動。而墮姦人之計也。茲奉來教。無任惶悚。關外之事。書生不敢妄談。亦不敢遙制。惟公熟計之。若果出於至誠。因其來歸而撫之。惟命。審其不誠。而閉關以謝之。亦惟命。惟求以便於國。

家而已。

與司成胡劍西

別來不覺再稔。眼前世局。凡幾變矣。平生膠漆。或化爲戈矛。大道康莊。皆鞠爲榛莽。其中情態。難以盡言。數月以來。委曲幹旋。乃得寧帖。然其爲力也勞。而其心亦甚苦矣。知己遼邈。誰與晤言。悵悵。丈遠避流言。淹棲林壑。大察之後。公論昭然。諒非久必有處也。旋當爲丈圖之。

答歐少卿

辱翰示。領悉。時屬休明。衆賢勵翼。方欲蒐遺佚於巖穴。以共圖治理。況高節雅望如公者。可使之淹留林壑耶。大疏部已案候。雅志終不能遂。幸惠然肯來。以慰鄙念。

答涂巡撫

閩中捷報。在蔣伯清失事之先。言者不察。道爲訾詆。比來公議甚明。朝廷方精覈名實。以勸有功。卽謗書盈篋。終不爲動也。願公自信。毋慮。

答王巡按

辱翰示。領悉。紀功之差。鄙意甚不欲之。乃貴院堂公。持之必行。而同事者主其說。又卽以畀公。皆非事體。非公心也。待地方稍寧。生當獨奏省之。

答凌參政

辱示條議。鑿可底行。容與當事者酌處之。戚之聲名。雖著於南土。然觀其才智。似亦非泥於一局。而不知

變者。且旣已被鎮守之命。有封疆之責。豈宜別有注畫乎。今人方以此窺感之釁。恐不知者。又將以爲口實也。公如愛戚。惟調適衆情。消弭浮議。使之得少展布。卽有裨於國家多矣。

答施兵憲

辱示江漢地圖。公軫念民患。加惠荆人。甚厚甚厚。堤工告成。地方百世之利也。僕爲邑子。誼當紀述。重以汝泉公之命。豈敢以不文辭。時下薄冗。稍俟從容。卽勉成請教。

與薊鎮巡撫

近來邊臣。人思奮勵。而宣大二鎮。督撫將領。尤爲得人。僕以淺薄。謬膺重寄。其於該鎮之事。苦心積慮。雖寢食未嘗忘也。奈何人心不同。議論不一。如馬趙二帥去歲出塞之功。實數年僅見。卽破格優賚。豈足爲過。而人猶有議其功微賞厚者。本兵遂慙縮疑畏。而不敢爲之主。其掩春防之功。抑王公之請。咸以是耳。一二年來。言者率云責實責實矣。而又不明賞罰以勵之。則人孰肯冒死犯難。爲國家用哉。辱教容與本兵議之。督撫寬洪持重。王公明達敏練。馬之沈勇。趙之才氣。皆僕素所敬信者。文武輯睦。事乃克濟。不知雲中事體。得如宣鎮否也。

與魏巡撫

遏虜之功。大於斬獲。往者本兵淆於羣議。功賞不明。乃僕輩亦有過焉。惶愧惶愧。茲者。斬馘至百數十級。近年以來。所僅見者。文吏又可以法繩之耶。俟覈勘至。當請旨優錄。茲先行薄賚耳。

與兩廣督撫

惠州之戰。非贛兵往援。則廣事不知。今作何狀矣。自公鎮黔之後。巢賊喙兌。嚙伏不敢動。乃鄰封亦藉其威望。用成大功。嗟乎。圖治之要。豈不在用人哉。聞捷。不勝喜慰。

答薊撫朱龍岡

雲中開府。近鮮其人。借公之重。移而鎮之。實出於李石翁與僕之意。方欲爲國家掄才。故未遑爲交游擇地也。願益展宏猷。以副羣望。趙帥才勇。公所素知。重鎮大將。關係不小。望公之垂盼也。

與荊州趙知府汝泉

前老母舍弟回。及西石家人去。兩啓馳候。諒俱入覽。頑奴不知。已擒獲追併否。望速爲處分。翹俟翹俟。新任劉尹。志行甚佳。且老成有幹局。必堪厥職。但縣事廢弛已久。釐振似當以漸。望公曲賜教掖。假以歲月。俾得從容料理。庶可責其治效也。

答朱巡撫

辱示條議。皆鑿可底行。至於罪人。就近發戍事。尤足兵良策。此不獨貴治。卽近邊諸省。皆可行也。

與薊遼督撫王鑑川

承諭失事官軍。不必提問。徑付軍門處治。知公微意。欲借此以申軍令也。卽諭意本兵。必如所請。近巡關訪拏南兵。聞其事已往。且經戚帥重治。何又爲苛求如此。聞該道誤信一二屬官之譖。多方羅織。務在挫辱之。使不得有爲。果爾。薊事終無可振之日矣。望公與撫臺。曲爲一處。庶關外之事。得少展布也。

答兩廣總督劉帶川